

慧眼
慈心
妙语
温情

华严知性情感小说

花落花开



人民文学出版社

花落花开

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落花开/华严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1

(华严知性情感小说)

ISBN 978 - 7 - 02 - 006403 - 8

I. 花… II. 华…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7433 号

责任编辑: 杨 柳

装帧设计: 何 婷

责任校对: 罗翠华

责任印制: 张文芳

花 落 花 开

Hua Luo Hua Kai

华 严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66 千字 开本 800 × 1194 毫米 1/32 印张 8.125 插页 2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978 - 7 - 02 - 006403 - 8

定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人 贵 踏 实

——出版感言

华 严

包括《智慧的灯》在内,我的十余部长篇小说先后流向大陆,或由出版社接洽出版,或自有疏通管道。当我见到封面不一样的版本,总是万分欢喜。本来,中国笔和中国心永恒不变,所有的叨絮和悬念也都是萦绕着中国人的心声和心情,能得到同种、同文同胞的共识、共鸣,进而共发寻觅智慧和感悟的热诚,是我一心最大的企盼和目的。

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在广州举行华严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来自台湾、香港、福建、广东、上海、北京等地的五十多位学者专家齐聚一堂,交流了二十多篇论文,其后广东花城出版社和台湾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各出版了一本《华严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我向来没想到自己的作品值得受到那样的赞美,更感喜慰的是:由我首创的《神仙眷属》等四部对话体长篇小说,特别受到瞩目和赞扬。会上有大陆学者提及我的作品销售量登不上“排行榜”,为我感到不平。我自己清楚,那是我十八年前所写的《弃猫徙迁》带来的后果。那时,我出版了十七部长篇,

经过多少次的再版,活版印刷的铅字开始磨损,出版社不曾及时为我改为平版印刷,我便转入另外一家出版社。因为不想伤及任何人,我以幽默的口吻把自己喻为“弃猫”。事实上我的作品一向畅销并长销,为自己开个玩笑不必担心有人误会。就像有一次我被邀参加一场盛大的颁奖典礼,当被问到我这平素足不出户、很少和人交往的人,为什么居然出现在如此大集会中,我回答我是想出来打一些知名度,台下立时发出哄堂笑声。海峡两岸经过长时间的全然阻隔,我这卖弄幽默的说词才有被误解的情况发生。这使我想到:人不论任何时刻,都应该实话实说,即使是你不好意思说的话,应该坦白时就得坦白。要切记,只有真才是做人最好的策略。或以为利用俏皮话可以圆场,俏皮话是自信和自负的副产品,当你自信满满、充分自负,你的视野就怕蒙上尘雾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把我的八部长篇小说组合为“华严知性情感小说”,定于二〇〇八年一月在全国推出。这仿佛我在那无边无涯的锦绣大地游闯多时,如今更见展现前路的平坦大道,我可以张开双臂、迎着和煦的阳光向前奔跑。夜色低垂,万家灯火的时分,如果还能见某个小角落,某一位同胞姊妹或兄弟翻开我的作品,和我静悄悄地做着会意交心的晤谈,那种感受和感动,必将是我永远无法忘怀的。



这是个星期天的早晨，久雨的台北忽然放晴；太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射进来。我从床上起身，光着脚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把玻璃窗推向一旁。窗外一片明亮，蔚蓝色的天空洁净无云；空气里一阵淡淡的栀子花香气，随着清风送进卧室里来。

“哟，天气太好了。”我满心欢喜，心想这样的天气，丈夫和我可以带着两个孩子外出郊游了。

“兰，来，这儿坐，我想……和你说几句话。”费若凡的脸色十分凝重，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已经先起床，独自坐在我的梳妆台近旁。他身上的睡衣还没有换，隔夜长出来的胡子也还没有刮，我意识到他想和我说的话是严重的。我的名字叫史兰祥，他和我吵架的时候连名带姓地唤我；否则叫我兰祥。至于“兰”，是他对我表示亲热时候的称呼。老天，我想不到他所要对我说的会是使我身上的血液也都冻结了的话，却居然还用那个“兰”字称呼我。

我和他中间隔了一张茶几的小型沙发上坐下。多少次，我们这样子坐着，手中捧着热茶或者咖啡，谈着夫妻间的大小琐事。现在，他声调生硬地告诉我要和我分手；我惊伤

之余,人也变得痴呆了。我不能相信他的话,还以为自己在做梦,或者他在和我开玩笑。

“不,兰,我不是和你开玩笑,你知道我不是一个爱说笑话的人。还有,你想想,这种话是可以拿来说玩笑的吗?”他的眼睛盯着我看。如果我没有看错,我看出他的眼圈儿微微发红,他那微带黝黑的脸庞儿也仿佛已变成紫色的了。

的确,他不是一个爱说笑话或者谎话的人。如果他有天告诉你后院里出现了一条大蟒蛇,你也应该相信。那么……

“那……那……你是说……你……你想和我分……分居?”我结结巴巴的,我的舌头一下子的完全不听指挥了。我的身子也开始颤抖,我一口又一口地吞咽着口水,想扮出一个端庄而自在的笑容;哪知道不装还好,装起了笑容,脸上的肌肉也都痉挛了。

“我……我们……我是说,我们先分居……然后……”他开场白说得有力量而且一鼓作气的,现在也开始结巴起来。眼睛向下看,看他的脚,看我昨天刚从一家百货公司里替他买得的那双咖啡色软皮的拖鞋。

“你的意思……我们先……先分居……然后……然后我们离婚?”

“是的,兰样,我……我希望这样……因为我……不瞒你说……因为我另外爱上一个人,我们相爱已经多年了。”

他们相爱已经多年了?他们多年的相爱而我竟一无所知?我一手捋一下自己尚未梳理的乱草一般的头发,觉得有份眩晕的感觉。想问他谁是那个他爱的人,但是也没有问出来。

“兰……请你原谅我。多年来，我们是一对好夫妻。你……你对我好，我都知道的。一向，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样的对你把这些话说出来……我……我想……你了解人的情感，我和她……”

我不再多说什么了，一手扶着茶几从椅子里起立，费若凡也立起身来，两三个大步走进盥洗室。在里面他比往日多逗留了一些时间才出来。当他又走到我面前，全身上下一如往日般的齐整和精神，脸上多了两三处刮胡子时留下的伤痕。

“我走了，兰祥，我不会再回到这儿来了。还有一些细节的问题，我会和你电话联络。一切……你就原谅我了。”

我走进盥洗室，对着镜子看着自己苍白的脸孔；告诉自己千万不可以流眼泪，但抓了一条毛巾掩在脸孔上，眼泪有如海水倒灌般地涌出来。听见儿子和女儿的脚步声，连忙放了毛巾；一块香皂在脸上抹了厚厚的一层泡沫，装做用心洗脸的样子。

“妈，爸爸呢？”小凡问。

“他……出去了。”

“出去了？！怎么可以！他答应我们今天要带我们去儿童乐园玩的嘛！”

小兰听她哥哥那么说，也立刻说：

“他答应我们……要去……要去儿童乐园玩嘛！”

“爸爸什么时候答应你们的？昨天吗？”

“上个星期天，我说要去儿童乐园；他说下雨不好去，说如果今天不下雨，今天去。今天不是太阳出来了吗？”

“小凡，我想……你爸爸已经忘记了。”

“他忘记了？他怎么可以忘记？他说人说话要守信用，他怎么可以说话不守信用嘛！”

“是嘛，他怎么可以……不守信用嘛！”小兰说着噘起了红润的小嘴巴。



“爸爸很忙，公司里面事情很多，他……可能……出差去了……可能一连好几天都不能回来。……这样吧，我现在挂个电话给姨妈，如果祥月和祥云表姐她们有空，请她们带你们两个人到儿童乐园去。”

半个钟头后，姐姐带了祥月和祥云来。姐妹二人把小凡和小兰带了去。姐姐也把我带进卧房里。

“发生什么事了，兰祥？”姐姐关怀的眼神望着我。

我把费若凡对我说的话断断续续地说给姐姐听。姐姐缄默了一会儿，叹了一口气，说：

“这件事，我已经放在心里替你烦恼了很久了。你什么也不知道，人家外面费若凡的同事朋友好些人早知道了。我……唉，倒是没料到费若凡认真到这种地步。那个女人就是许绿如，和你还是相当要好的朋友，你曾经怀疑过他们中间的关系吗？”

我摇摇头。我当然早知道丈夫和许绿如中间有份特殊的情感，但我向来没有怀疑过他们。因为我相信他们，同时我也相信男女之间存在着纯正的友谊。

“许绿如的丈夫在世的时候她便和若凡很接近，林某人去世后他们更没有什么顾忌，他们只是瞒着你一个人。”

“不，姐姐，他们也并没有着意的瞒着我。现在我回想起来，也许因为我过分懵懂无知，若凡只好今天对我摊牌。如果

我早一天怀疑这件事，他也就早一天对我提出离婚了。”

姐姐又缄默了一会儿：

“你答应他所提出的每一项条件？”

“说条件也无所谓什么条件，他说要在我外面替我租一层公寓，再给我一笔钱，其实现在……”我举手揉揉鼻子，打住了。

“两个孩子呢？你们怎么样安排？”

“孩子暂时两个都跟着我。过一些时候，让小凡去和他们在一起，小兰留在我身边，反正……”我又打住了。

“费若凡……他这样待你真不应该，对小孩子也……也太不公平了。你不能这样子白白地放过他。”

我不说话，姐姐是一片好意，但我以为人遇到感情的问题，很难说什么是应该或不应该。我不能够因为他和我是夫妻，便认定他应该一生一世地爱我。我也不想和他计较什么，我最珍惜的一件东西是计较不回来的，其余的，我也没有计较的力气和意愿。

二

我们——我和我十岁的儿子费小凡、八岁的女儿费小兰——搬了家，离开那我住了十三年，而儿子和女儿从懂事的一刻直到今天都认为是他们“可爱的家”的地方。

“妈，为什么我们要搬家，为什么爸爸不跟我们一道搬

家？”儿子问。

“妈，为什么爸爸不跟我们一道搬家？”女儿问。

“爸爸去出差，过几天就回来，我们为什么不等他？”儿子问。

“妈，我们要等爸爸。”女儿说。

“妈，为什么我们要跟爸爸分开？”儿子问。

“妈，我们要跟爸爸在一起。”女儿说。

“妈，为什么你要跟爸爸离婚？”儿子问。

“什么叫做离婚，妈？”女儿问。

“爸爸为什么要爱上另外一个女人？”儿子问。

“爸爸为什么不喜欢你？”女儿问。

要儿子和女儿了解我们的情况真困难，孩子脑子里简单的划分了谁好谁坏的界线，我不能告诉他们费若凡不好——

“那么是你不好，所以爸爸不喜欢你。”儿子很肯定地说。

“你为什么不乖，妈？”女儿问。

我一时忍不住又泪水盈眶，女儿吓得睁大了眼睛：

“妈，你别哭，我们会替你告诉爸爸说你乖嘛！”

“妈，我要和爸爸在一起，我不要离开爸爸，我不要，我不要嘛！”儿子哭着。女儿也跟着哥哥这么说，也跟着呜呜咽咽地哭了。

入夜，在我们这占地三十多坪，位居这十四层楼房第七层的新家的小饭厅里，女儿帮着我在方桌子上放好三副碗筷，然后神情落寞地坐在饭桌旁。儿子脸孔拉得长长的；当我端出一盘炒得发黑又结成硬块的蛋，他蹙着眉心坐下来。我又端出一盘空心菜来，菜色因为不留心，火候过分，颜色绿得不十

分好看。一盘昨晚在店里买得的卤猪肝，我担心不十分干净给蒸了一次，这便也硬了些。一碟罐头沙丁鱼和一碟酱萝卜，还有一碟肉松和皮蛋。儿子用筷子在肉松和皮蛋上搅拌了一回，眼睛看看我，夹起一尾沙丁鱼放进嘴里。我噓了一口气，扮出一脸轻松的笑，对两个孩子说希望他们乖乖的；因为我烧菜的工夫不够好，今后我一定找本食谱照上面所指示的学习。目前希望他们别挑剔，有什么可吃的便吃什么。儿子和女儿不置任何答辞，默默的，我们母子三人开始吃稀饭了。

“妈，爸爸他……现在在哪里？”儿子问，舀了一匙和着肉松的皮蛋放在稀饭上。

“我想……他就在我们从前住的那个家里。”

“他一个人吗？”

“不，他和许阿姨在一起。”

“许阿姨？哪一个许阿姨？”

“那个林图图和林文文的母亲许阿姨。”

“爸爸为什么要跟林图图和林文文的母亲在一起？”

“因为他爱她。”

“许阿姨是个好人吗？”

“唔，她一定不坏。”我向儿子眉一扬：“她……她很能干，菜也烧得很好。所以，爸爸不像你们这么倒霉，要吃妈妈烧的这么难吃又难看的炒蛋。不是吗？哈哈哈哈哈！”

儿子抿着嘴巴一点儿笑意也没有：

“妈，爸爸觉得你不好。是吗？”

“妈……应该也不算太坏，只是妈妈太笨了。”

“不，妈，你不笨。”女儿连忙说。



“爸爸觉得许阿姨比你好。是不是？”儿子问。放了一片酱萝卜在嘴里。

“许阿姨比妈聪明，也比妈能干……”

“许阿姨也比你漂亮，她常常穿着好看的衣服。”

“妈，你为什么都不穿好看的衣服？”女儿问。

“她身上也好香，香花一样的，我都很爱闻。”儿子说。

“妈，你为什么身上都不香？”女儿问。

“但是我不喜欢许阿姨那两个小孩子。林图图会抢我的东西；林文文最爱哭，我没有欺负她，她会胡说八道，说我欺负她。”儿子说。

“以后你要和他们和和气气地在一起，不可以吵架，因为他们也已经是你的兄弟姐妹了。”

“什么？林图图和林文文是我的兄弟姐妹？！我才不要跟他们做兄弟姐妹哩！”

“这事情是你爸爸决定的。小凡，你没有办法。”

“林图图和林文文他们两个人现在在哪里？”

“跟你爸爸和许阿姨在一起。”

“为什么他们要跟我们爸爸在一起？”

“因为你爸爸和许阿姨在一起。他们要跟在许阿姨身边，所以他们也当然和你爸爸在一起了。”

“他们住在哪里？住在我和小兰的房间里吗？”

“我不知道，大概是吧。我……我没有向谁打听过这件事。”

“那房间是小兰和我的，他们怎么可以住？！”

“因为现在你爸爸也已经是他们的爸爸了。”

“他们自己的爸爸呢？”

“他们的爸爸去世了，所以他们已经没有爸爸了。”

儿子一双眼睛睁得浑圆的，握起了拳头在桌子上重重地一敲，倒把我吓了一跳。他满脸通红地说：

“他们没有爸爸，所以来抢我们的爸爸？我们现在也没有爸爸了，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抢别人的爸爸来做爸爸？！”

我放下手里的碗筷：

“小凡，你不要这样说；他们没有抢你们的爸爸，是你爸爸自己愿意和许阿姨在一起。我不知道他们喜不喜欢你爸爸；说不定他们也在生你爸爸的气，说把他们的妈妈抢了哩。”

“爸爸真的抢了他们的妈妈吗？”

“当然没有，这都是你们小孩子的想法。爸爸爱许阿姨，许阿姨也爱爸爸。爸爸愿意和许阿姨在一起，许阿姨也愿意和你爸爸在一起。这是他们两个人的事，别人不能够多管。”

“妈，你为什么不爱爸爸？如果你爱他，他也就爱你。像……像许阿姨和爸爸两个人一样。是不是？”

“小凡，你还小，不知道大人的事，大人的事不是这么简单的。我和你爸爸结了婚，也生了你和小兰。我心里……一直都是十分爱你爸爸的。但是你爸爸心里更爱许阿姨；我……我没有别的办法。这些，我现在说出来你们也不懂；要等到你们长大了，结婚了；那时候你就会了解我今天所说的话的意思了。”

费小凡看了我一眼，一副不能承认他因年纪小而不懂什么的神情：

“我们也爱爸爸，但是爸爸现在不爱我们了。是不是？”

“爸爸爱我，他常常说他最爱我！”小兰眨着眼圈儿已变得红红的眼晴。

“爸爸当然仍旧爱你们，因为你们永远是他的儿子和女儿。”

“那……那他为什么要把我们赶到新房子来？为什么要让林图图和林文文住在我们房间里？”小凡问。

“爸爸也留一个房间给你。等到他们那边房子修理好，你就过去和爸爸他们住。”

“我呢，妈？爸爸也留一个房间给我吗？”小兰立刻问。

“你和小兰和我一道去。是不是，妈？”小凡很高兴。

“不，小凡，我和小兰住在这边。”

“你……你说你们两个人住在这儿，我去那儿和……和许阿姨还有林图图、林文文他们住？”

“还有你爸爸呀。”

“不，我不要跟许阿姨他们在一起，我要你和爸爸。”

“我也要你和爸爸。”小兰说。

“小凡，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现在为什么又听不懂我的话了？我已经跟你说过，我和你爸爸已经离了婚，我们不能再住在一起嘛！”

“不管怎么样，如果爸爸那边有那么多别人家里的人，我一定不去跟他们挤在一起！我只要跟你还有小兰三个人在一起，我不要跟许阿姨还有她的那两个野孩子在一起！”

“那是为你的好处着想，小凡，你爸爸……他……他爱你，希望你和他在一起，那么他就可以好好地照顾你。他……他想……妈一个人照顾你们两个人太累了，妈菜烧得不好，也怕



你饿肚子。”

“妈不会烧菜要老杨来替我们烧呀。还有徐妈，她说过要跟我们在一起；让她来替我们洗衣服，不要让她替许阿姨的孩子洗衣服呀。”

“不，小凡，妈妈现在要开始学习烧菜，洗衣服有洗衣机，不需要别人帮忙。妈把菜烧得好好的，便跟许阿姨比赛一次，看看是谁做得好。”

“如果妈妈赢了，爸爸就回来和我们在一起，不要和许阿姨他们在一起。是不是，妈？妈，我相信你一定会赢。你赶快去买一本食谱，好好儿的学烧菜；我和哥哥放学回家，一定乖乖的做你的助手。”女儿说着眼中露出希望的光。

“明天妈妈准备替你们烧个糖醋排骨，或者卤鸽蛋，都是你们爱吃的。呃？”

“妈，哥哥什么时候去和爸爸他们住在一起？”小兰声调怯怯的，一手在脸上抹了一下。

“爸爸说……”我话没说完，小凡立刻大声说：

“不管爸爸怎么说，我不去，不去就是不去，他就是把我打死了我也不去！”

“妈，我……我也不要哥哥去；哥哥去了，我……我就没人跟……跟我玩了。”小兰说着眼里贮满了泪水。

我吞了两三口口水，说：

“你们兄妹乖乖的不要吵，爸爸已经跟我说好了，我也已经答应他了；你们两个人一个跟爸爸，一个跟我；以后……”

我话没说完，儿子已经抓起一只饭碗砰的一声扔在地上。然后握起拳头，一边不停地叫嚷着“我不要去”，一边挥舞着左



右手，敲击得饭桌七级地震般的震撼起来。我立起身来想要劝慰他，只觉眼前一阵暗黑，人已跌坐在椅子上。我闭着眼，双手蒙着脸。一会儿睁开眼睛，儿子女儿都以惊惶的神色望着我；我定下心神正想说话，儿子哭着离开饭桌，女儿也在哭，跟在她哥哥身后离开饭厅。

夜里，我看儿子上床，回到自己的房间。小兰已经睡着了，张手张脚地仰躺在我们双人床的里边。睡衣掀着，露出一截洁白的小肚皮。我把她的衣服拉好，给盖上一层薄毯子，自己在她身旁躺下；熄了灯，眼望着薄纱窗帘外面的天空。

我到底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梦见和费若凡在一起，梦见我跟他身后沿着一条暗黑的长堤匆匆地走着。他手上抱着两岁大小的小凡，我手中抱的是襁褓中的小兰。我觉得丈夫的步伐太过迅速了，想抓着他的臂膀却抓不到。一转眼不见了他的踪影。再一看他在堤的那头，他手中的小凡不知何时已落入水中。我大声地叫唤着丈夫的名字，一面向着小凡的方向奔了去。小凡的小头颅在水中载浮载沉，我惊叫着，狂喊着，这便醒过来了。

“爸爸！爸爸！”

我亮了灯，见小兰小嘴巴瘪得怪可怜见的。莫非我们真是母女同心，她竟也做了和我几乎同样的梦？这时候还没有醒，嘴里仍在不停地呼唤着爸爸。

“小兰，宝贝，你醒醒。”

小兰睁开眼：

“妈，我梦见爸爸了。他为什么不要我？我跟在他背后叫他，他都不理我。”